

蔡東藩著

明史通俗演義
(四)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改版後)五版

明史通俗演義

全書
四冊

定價大洋四元

寄郵外
費加半

有
著
作
權

著
者

蔡東藩

校
勘
者

通俗圖書刊行社

發
行
人

上海河南路三二五號
徐寶魯

印
刷
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五號
會文堂新記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會文堂新記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漢口
廣州
沙市

河南
馬首
北平
文匯
天津
永通
南京
路路
街街

會文堂新記書局

第七十六回

據鎮城呼氏倡亂

用說客叛黨聯誅

卻說魏都督答，自受封順義王後，累年通使，貢問不絕。洪曆九年，俺答病歿，朝旨賜祭七壇，采幣。布百疋。三娘子率子黃台吉上表稱謝，並貢名馬。黃台吉係俺答長子，年已漸老，不喜弄兵，且迷信佛教，聽從番僧禁止殺掠，因此西北塞外，相安無事。先是王崇古方達時，次第督邊，亦次第卸職，繼任總督，叫作吳兌，兌頗屬敢有方，各部相率畏服，以巾無失期。三娘子尤心慕華風，隨時款款，嘗至總督府謁兌，兌視若兒女，情甚親暱。有時三娘子函索金珠翠鈿，兌必隨巾給與，藉敦睦誼。或各部稍稍梗化，三娘子總預先報聞，兌得籌備不懈。黃台吉娶義王，改名乞慶哈，也恭順無愆，奉命惟謹。惟黃台吉素性漁色，先配五關比妓，後經西僧德惠，納婦一百八人，取聚數珠。多妻若此，安得不病？怎奈百餘番婦，姿色多是平常，沒一個比得三娘子。黃台吉暗暗垂涎，欲據三娘子為妻。三娘子嫌他老病，不肯遷就，意將率屬他徙。適吳兌卸任，另授鄭洛為總督，洛抵任，聞知此事，私下嘆念道：「若三娘子別屬，我朝封這黃台吉，有何用處？」乃遣使往說三娘子道：「汝不妨歸王，天朝當封汝為夫人。汝若他去，不是一個尋常婦人，有什麼顯榮呢？」子敗父多，胡俗固然，但不應出諸中國大員之口。三娘子為利害所過，乃順了黃台吉的意思，與他成為夫婦。兩口兒和好度日，倏忽間已是四年。誰料黃台吉得病又亡，三娘子仍作哀嫠。那時黃台吉子扯力克，應分襲位，到是一個翩翩公子，氣宇軒昂，其時把漢那吉已死，遺妻大成比妓，為扯力克所納。三娘子會生一兒，名叫不他失禮，本欲收比妓為妻，偏偏被扯力克奪去，心中很是不悅。連三娘子也有怨詞，竟至挈子他徙。聞報，又欲替他調停，先遣人往說三娘子，勸他下嫁扯力克。三娘子頗也樂從。前時少婦配老夫，尚且肯允，至此老婦配小兒，自然格外樂從。只要扯力克盡逐諸妾，方肯應命。洛乃復傳說扯力克道：「娘子三世歸順，汝能與娘子結婚，

襲封，否則當別封他人了。」扯力克欣然應諾，且願依三娘子規約，把所有姬妾一併斥還，竟整了冠服，備齊典屬，親到三娘子帳中，成合婚禮。三娘子華年雖暮，色態如前，眉黛風流，羞容新來，強飲脂香美滿，何期晚遇，郎諧成了歡喜緣，完結了相思債。曾感念永人鄭總督否？鄭洛爲他請封，得旨封三娘子爲忠順夫人，扯力克襲封如舊。三娘子歷配三主，累操兵枋，宣爲中國保邊守塞，始終不衰。山陝一帶諸邊境，商民安堵，雞犬無驚。

那知到了嘉靖二十年，寧夏地方，竟出了一個哱拜，糾衆作亂，又未免煽動兵戈。這哱拜本隸鞏都司，先時曾得罪酋長，叩關入降，隸守備鄭印麾下，屢立戰功，得任都指揮。未幾以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職。承恩初生時，哱拜夢空中天裂，墮一妖物，狀貌似虎，奔入妻寢。他正欲拔劍除妖，不意呱呱一聲，驚醒睡夢，起床入視，已產一男。他也不知是凶是吉，只好撫養起來，取名承恩。承恩漸長，狠狀梟形，番人本多獷悍，哱拜視爲常事，反以他猙獰可畏，非常鍾愛。至哱拜告老，承恩襲爲都指揮，湊巧洮河以西，適有寇警，巡邊御史周弘論舉承恩及指揮土文秀、并哱拜義子哱雲等，率兵往征，正擬指日出發，會值巡撫黨馨奉總督鄭汝檄文，調遣土文秀西援，哱拜時雖家居，向多蓄蒼頭軍，聲言報國，至是聞文秀被調，不禁嗟嘆道：「文秀雖經戰陣，難道能獨當一面麼？」遂親詣鄭洛鎮門，陳謝來意，并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極力嘉獎，樂從拜請。

于是文秀承恩陸續啓行，偏這巡撫黨馨恨他自薦，只給承恩羈馬。承恩快快就道，到了金城，寇騎辟易，追殺數百人，奏凱歸來，取道塞外，見諸鎮兵皆懦弱無用，遂藐視中外，漸益驕橫。馨不以爲功，反欲按名壓糧，吹毛索賄，嗣聞承恩娶民女爲妾，遂責他違律誘婚，加杖二十。明是有激語。看官！試想承恩驕戾性成，那肯受這般委屈？就是他老子哱拜，亦覺自損臉面，怨望得很。還有土文秀、哱雲兩人，例應因功升授，偏也由馨中阻，未得賞願。數人毒氣，遂齊向巡撫署中噴去，冤冤相湊，戍卒衣糧久欠，勿給，軍鋒劉東賜心甚不平，往謁哱拜，迭訴黨馨虐待情形。哱拜亦太無能爲，下被他侮辱，一兩語了。東賜聞言，奮然徑去，遂糾合同志許朝等，借白事爲名，

入帥府，總兵張維忠素乏威望，見衆擁入，嚇得手足無措。東陽等各出白刃，脅執副使石繼芳，擁入軍門。黨驍聞聲，急逃匿水洞中。只有此處，何故妄行。旋被東陽等覓得，牽至書院，屢數罪狀，把他腰斬。石繼芳身首兩分，遂經

火焚公署收符印，釋罪囚，大掠城中。硬迫張維忠，以侵權激變報聞。維忠不堪受迫，自縊而亡。死得無名。

東陽遂自稱總兵，奉哮拜爲謀主，承恩許朝爲左右副將，哮雲、文秀爲左右參將，當下分道四出，陷玉泉營及廣武，運破漢西四十七堡。惟文秀進圍平鹵，守將蕭如薰率兵登陣，誓死固守。如薰妻楊氏，係總督楊兆女，語如薰道：「汝爲忠臣，妾何難爲忠臣婦。」可入女誠。遂盡出簪珥，慰勞軍士妻女。由楊氏親自帶領，作爲一隊娘子軍，助兵守城。文秀攻圍數月，竟不能下。東陽復分兵過河，欲取鹽州，且誘河套各部，願割花馬池一帶，聽他駐牧，勢甚猖獗。總督尚書魏學會飛檄副總兵李昫，權署總兵，統師進剿。昫遣游擊吳顯、趙武、張奇等轉戰而西，所有漢西四十七堡，次第克復。惟寧夏鹽池，向爲賊據。河套部酋著力兔，帶領番兵三千騎，來援東陽，進屯演武場。東陽益掠城中子女，餽獻套部，套人大悅。揚言與哮王子已爲一家，差不多有休戚與共的情形。哮雲引著力兔再攻平鹵，蕭如薰伏兵南關，佯率羸卒出城，挑戰誘敵。哮雲仗着銳氣，當先馳殺，如薰且戰且行，遠城南奔。看看南關將近，一聲號炮，伏兵盡發，將哮雲困在核心，四面注射強弩，霎時間將哮雲射死。著力兔尚在後隊，聞前軍被圍，情知中計，遂麾衆北走，出塞遁去。利則相親，害則相捨，外人之不足恃也如此。朝旨特擢蕭如薰爲總兵，調唐貴爲副總兵，進攻寧夏，并賜魏學會尙方劍，督軍恢復，便宜行事。

御史梅國楨保薦李成梁子如松，忠勇可任，乃命如松總率夏兵，卽以國楨爲監軍。會寧夏巡撫朱正色、甘肅巡撫葉夢熊，均先後到軍，並逼城下。學會與夢熊定計，毀決黃河大壩，用水灌城。內外水深約數尺，城中大懼。由許朝總城澄出，徑謁學會，願悔罪請降。學會令還殺哮拜父子，方許贖罪。許朝去後，杳無音信。如松遣騎四探，忽聞套部莊禿賴及卜失兔糾合部落三萬人，入犯定邊小鹽池，別遣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銜枚疾入，爲哮拜聲援。那

時如松飛報學會，學會纔知他詐降緩兵，亟遣副總兵麻貴等馳往迎勦，方將套衆擊退。既而著力兔復率衆萬餘，入李剛堡。如松等復分兵邀擊，連敗套衆，追奔至賀蘭山。套衆盡遁，官軍捕斬百二十級，懸諸竿首，徇示寧夏城下，守賊爲之奪氣。獨監軍梅國楨與學會未協，竟勦他玩寇，謀兵遂致遽聞。由葉夢熊代爲督師，夢熊下令軍中，先登者賞萬金。嗣是人人思奮勉効力，過了五日，水浸北關，城崩數丈。承恩許朝等忙趨北關督守。李如松蕭如薰潛領銳卒掩關，總兵牛永忠年已七十，奮勇先登。梅國楨大呼道：「老將軍且先登城，諸君如何退怯？」言甫畢，但見各將校一應齊上，肉薄登城，南關遂下。承恩等惶急非常，急遣部下張傑、龜城出見，求貸一死。夢熊佯爲允諾，仍然大治攻具。監軍梅國楨日夕巡邏，嚴行稽察。一日將晚，正在市中巡行，忽有歌聲一片，洋洋入耳。其詞道：

難不決，毒長流臭不覆，梟常留。兵戈未已我心憂，我心憂兮且賣油。

國楨聽着，不禁詫異起來，便諭軍士道：「何人唱歌，快與我拘住！」軍士奉命而去。求幾即擎到一人，國楨見他狀貌非凡，便問他姓氏職業。那人答道：「小人姓李名登，因業儒不成，轉而習賈。日今兵戈擾攘，無商可販，只好沿街賣油，隨便糊口。」此了頗似伍奢。國楨道：「你所唱的歌詞，是何人教你的？」李登道：「是小人隨口編成的。」一國楨暗啞頭，復語道：「我有一項差遣，你可爲我辦得到麼？」李登道：「總教小人會幹，無不効力。」一國楨乃親與解縛，賜他酒食，授以密計，并付劄子三道，登受命馳去。縛木渡東門，入見承恩道：「哼氏曾有安塞功，監軍不忍驛誅，特令登資呈密劄，給與將軍。將軍如聽登言，速殺劄許自贖，否則請即殺登。」斬釘截鐵，足動轉番之心。承恩沈吟半晌，旋即許諾。登趨而出，又從問道詣劄許營。亦各付密劄道：「將軍本係漢將，何故從哼氏作亂？甘心嬰禍，試思鎮卒幾何，能當大軍將軍所恃，不過套援，今套部又已破逐，區區杯水，怎救車薪？爲將軍計，速除哼氏，自首大營，不特前愆可免，且有功足賞哩！」與劄許言，又另具一種口吻。李登洵不愧說客。劄許二人亦覺心動，與登定約。登遂回營報命。

國楨仍督兵攻城，猛撲不已。未幾，得東陽密報，土文秀已被殺死了。又未幾，城上竟懸出首級三顆，一個是土文秀，頭顱兩個便是劉東陽、許朝首領。原來東陽既誘殺文秀，承恩知他有變，遂與部黨周騰往商議。國柱與許朝、傅奪一鎮民郭坤遺妾，兩不相讓，遂生嫌隙。又爲一婦人爭釐。至是與承恩定計，託詞密商軍務，誘劉許兩人登樓，先斬許朝。東陽逃入廁房，被國柱破戶搜出，一刀兩段。於是懸首城上，歛兵乞降。李如松、蕭如薰等遂陸續登城，揭示安民，并搜獲寧夏巡撫關防及征西將軍印各一顆。啁拜尙擁蒼頭軍安住家中，總督葉夢熊方去靈州，聞大城已下，亟遣將校賈諗入城，大旨以詰旦不滅。啁氏應試尙方劍。時承恩正馳至南門，謁見監軍梅國楨，爲參將楊文所拘。李如松卽提兵圍啁拜家。拜知不能免，閉戶自縊。家中放起一把無名火來，連人連屋盡行燬去。參將李如樟望見火起，忙率兵斬門而入。部卒何世恩從火中梟啁拜首，生擒拜次子承龍。養子啁洪大及餘黨土文德、何應山、陳雷白、覺陳繼武等人。

總督葉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桢先後入城安撫百姓一面慰問慶王世子帥鉉帥鉉係太祖十六子擴
七世孫曾就封寧夏時拜作亂曾向王邸中索取金帛適值慶王伸域薨逝世子帥鉉尚在守制未曾襲封母妃方
氏挈世子避匿窖中既而懼辱自裁所有宮女玉帛悉被掠去至夢熊等入府宣慰帥鉉方得保全當卜馳書奏捷
并將一切縛住人犯押獻京師神宗御門受俘立磔時承恩時承寵時洪大等頒詔令慶王世子帥鉉襲封王妃方
氏建祠旌表不設貞節給銀一萬五千兩分賑諸宗人大賞寧夏功臣葉夢熊朱正色梅國桢各贈世官武臣以李如
松爲首功特加宮保銜肅如薰以下俱陞官有差如黨妻楊氏協守平鹵制勅旌賞魏學曾亦給還原官致仕回籍
其餘死事諸將卒亦各得撫卹寧夏復平那知一波纔靜一波隨興東方的朝鮮國復遭倭寇蹂躪朝鮮王李倏火
急乞援免不得勞師東出又有一場交戰的事情正是

西隣纔報承平日，東國又聞搶攘時。

欲知中外交戰情形，待小子下回再表。

寧夏之變，倡亂者爲哱拜，而劉東陽、許朝等皆緣哱拜一言而起，是哱拜實爲禍首。劉許其次將者也。本回敘寧夏亂事，以哱拜爲主，固有特識。而黨簪之鴻變，以及蕭如薰夫婦之効忠，備載無遺，有惡必貶，有善必彰。史家書法，例應如是。李登一賣油徒，乃得梅樹植之重任，令其往說叛寇，兩處行間，互相殘噬，羽翼已殲，哱拜僅一釜底游魂，欲免於死得乎？然則寧夏救平，當推李登爲首功，而明廷醇庸之典，第及將帥，於李登無聞，武夫攘功，英雄埋沒，竊不禁爲之長慨矣！

第七十七回 救藩封猛攻平壤 破和議再戰島山

卻說朝鮮在中國東方，舊號高麗。明太祖時，李成桂爲朝鮮國主，通好中朝。太祖授印封王，世爲藩屬。惟朝鮮與日本只隔一海峽，向與倭人往來互市，交通頗繁。到了神宗時代，日本出了一個平秀吉，外史作豐臣秀吉。統一國境，遣使至朝鮮，迫他朝貢，且嗾使攻明，令爲前導。國王李哱當然拒絕。這平秀吉履歷，當初是爲人奴僕，嗣隨倭關白倭國官名，猶言丞相信長代爲畫策，占領二十餘州。會信長爲參謀，阿奇支所殺，秀吉統兵復仇，遂自號關白，朝降

六十餘州。因朝鮮不肯從命，竟分遣行長清正等，率舟師數百艘，從對馬島出發，直逼釜山。朝鮮久不被兵，國王李哱又荒耽酒色，沈湎不治，一聞倭兵到來，大家不知所爲，只好望風奔潰。倭兵進一步，朝鮮兵退一步，李哱料不能支，但留次子暉權攝國事，自己棄了王城，逃至平壤。未幾又東走義州。倭兵陷入王京，劫王子，陪臣毀墳墓，掠府庫，四出略地。所有京畿、江原、黃海、全羅、慶尙、忠清、咸鏡、平安八道，幾盡被倭兵佔去。李哱急得沒法，接連向明廷乞援。廷議以朝鮮屬國，勢所必救，急遣行人薛藩、馳諭李哱，提言大兵且至，令他無畏等語。亦列國中習使解渴，今宋無降楚之虛言。李哱信以爲真，待了數日，只有游擊隊一二千人，由史儒等帶領到來，惘惘的進抵平壤。天遽霖雨，誤陷伏

中倉猝交綏，史儒敗死。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渡鴨綠江，擬爲後應，不防倭兵乘勝東來，銳不可當，承訓忙策馬回奔，還算天大德，保全了一條生命。（卷成）

明廷聞報，相率震懼，乃詔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經略軍務，出兵防倭。倭人仗着銳氣，徑入豐德等郡。明兵稍稍四集，倭行長清正等狡黠得很，倭人狡黠由來已久。遣使至軍前，詭說不敢與中國抗衡，情願易戰爲和。此時兵部尚書石星，向來膽怯，聞有求和的消息，忙募一能言善辯的說客，遣往倭營。可巧有一嘉興人沈維敬，素行無賴，他竟不管好歹，遂爾應募。石星大喜，遂遣往平壤，與倭行長相見。行長執禮甚恭，且語維敬道：「天朝幸按兵不動，我軍亦不久當還，此後當以大同江爲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決不佔據。」滿口甜言，這是倭人慣技。維敬即馳還奏聞，還是有幾個老成鍊達的大臣，說是倭人多詐，不可輕信，於是促應昌等只管進兵。偏石星惑維敬言，以爲緩急可恃，命他暫署游擊，參贊軍謀。

宋應昌抵山海關，徵調人馬，一時難集，朝旨又特遣李如松爲東征提督，與弟如柏、如梅等，鼓行而東。與應昌會師遼陽。沈維敬入見如松，復述倭行長言，如松怒叱道：「你敢擅通倭人麼？」旁顧左右，擬將他推出斬首。參謀李應試力言不可，且密語如松道：「陽遣維敬通款，陰出奇兵襲敵，這就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計策。」如松不待說畢，便稱好計，往語應昌。應昌亦一力贊成，乃留置維敬，一面督師東渡。水天一色，風日俱清，倒映層巒，雲帆繞翠。大衆擊楫渡江，差不多有乘風破浪的情勢。烘染有致，監軍劉黃裳慷慨宣言道：「今日此行，願大家努力，這便是封侯機會呢。」（大覺齋諸語志）

先是沈維敬三入平壤，約以萬曆二十一年新春，由李提督齎封典到肅寧館。是時大軍到肅寧，倭行長疑爲封使，遣牙將二十人來迎。如松飭游擊李寧生縛住來使，不料遣來的牙將，也會防變，個個拔刀格鬪，一場奮殺，逃去了十七名，只有三人擒住。倭行長方好風月樓，得知此信，急忙登陴拒守。如松到了平壤，相度形勢，但見東南臨

江西北枕山陡立，迤北有牡丹臺，勢更險峻。倭人列砲以待，如松料知利害，先遣南兵往薄，果然炮火迭發，所當皆靡。如松應南兵暫退，權在城外立營。到了夜間，倭兵來襲營盤，虧得如松預先防備，令如栢出兵迎擊，一陣殺退。如松默默的籌思一番，翌日黎明，令游擊吳惟忠帶兵攻牡丹峯，餘將分隊圍城，獨缺西南一角。如栢入問如松道：「西南要害，奈何不攻？」如松笑道：「我自有計。」如栢退後，如松即召副總兵祖承訓至帳前，密囑數語，承訓自去。又越一宿，如松親率各將，一鼓攻城。那時牡丹臺上的炮火與平壤城頭的強弩，彷彿似急雨一般，注射過來。各將校不免卻步。如松手執佩劍，把先退的兵士斬了五六名，大衆方冒死前進，逼至城脚，取出預備的鈎梯盤，猛升而上。倭兵煞是利害，各在城上死力撐拒，城內外積屍如山，尙是相持不下。忽然平壤城的西南隅，有明軍蜂擁登城，嚇得倭兵措手不及，急忙分兵堵禦。如松見倭兵紛亂，料知西南得手，遂督衆將登小西門。如栢等亦從大西門殺入，火藥並發，毒焰蔽空。這時候的吳惟忠，正猛攻牡丹峯，一彈飛來，洞穿胸膛，尙自奮呼督戰，好容易佔住牡丹臺。如松入城時，在煙焰中指揮往來，坐騎被炮，再易良馬，應兵愈進。倭兵始不能支，棄城東逸，紛紛渡入江道還龍山去了。遂屠萬衆，見得倭人實是勁敵。

這次鏖戰，還虧祖小訓預受密計，潛襲西南隅，方能將倭兵殺退，奪還平壤。原來如松知倭寇素輕朝鮮，特令承訓所部，盡易朝鮮民服，衷甲在內，繞出西南，潛行攻城。倭兵並不措意，等到承訓登城，卸裝露甲，倭兵纔知中計，慌忙抵拒，已是不及明軍斬得倭寇頭顱，共得一千二百八十餘級，燒死的，溺死的，及城斃命的，尙不勝數。裨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潛伏江東僻路，又斬倭首三百餘。李如栢進復開城，也得倭首數百級。嗣是黃江平安京畿江原四道，依次克復。

如松既連勝倭人，漸漸輕敵，趾高氣揚，驕必敗了。忽有朝鮮流兵，報稱倭兵已棄王京，如松大喜，自率輕騎，趨碧蹄館，察看虛實。那碧蹄館在朝鮮城西，去王京只三十里。如松方馳至大石橋，隱約望見碧蹄館，不防撲踢一聲，坐

馬忽倒，連人連鞍，墮於馬下。可巧如松的右額，撞在石上，血流不止，險些兒昏暈過去。從行將士，忙上前扶掖，猛得一聲唿哨，四面八方，統有倭兵到來，把如松壓下一隊人馬，團團圍住，遠至數匝，幸喜隨征諸將，均是曉悍善戰，左支右擋，捨命相爭，自己牌戰至午後，將士等盡汗透征袍，腹枵力敵，劍也缺了，刀也折了，弓袋內的箭幹，也要用盡了，兀自援兵未至，危急非常。倭兵隊中，有一金甲酋，掄刀拍馬，前來擊取如松。裨將李有昇，亟挺身保護，舞起大刀，連刃數倭。誰料倭兵潛蹊背後，伸過鐵鏈鉤，把有昇從馬上鈎落，一陣亂剝，身如肉泥。虧得如松如梅，先後馳至，殺入核心，金甲酋復來攔截，被如梅覷得親切，只一箭射倒了他，結果性命，是倭李有昇的命。未幾，又到楊元援軍，協力衝殺，倭兵乃潰。

其時大雨滂沱，平地悉成澤國，騎不得騎，步不能行，明軍又經了這番挫折，傷亡無數，不得已退駐開城。既而偵得倭將平秀嘉屯兵龍山，積粟數十萬，如松夜募死士，縱火焚糧，倭乃乏食。但兵經新敗，未敢進逼，領師絕域，漸覺氣阻。宋應昌急欲了事，復提及沈惟敬的原約，倭人因芻糧並燼，亦願修和。應昌乃據實奏聞，明廷准奏，遂由應昌派遣游擊源弘謨，往諭倭將令獻朝鮮王京，並歸還王子。雙方如約，縱他還國，倭將果棄了王京，退兵釜山。如松與應昌人城，檢查倉粟，尚有四萬餘石，獨豆大略相等。安撫相定，意欲乘倭退歸，待勢尾追。偏倭人曉明兵法，步步爲營，無懈可擊。祖承訓查大受及別將劉綎等，追了一程，知難而退。兵部尚書石星，力主款議，諭朝鮮國王還都王京，留劉綎屯守，仍如松班師。倭人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等。宋應昌遂上書乞歸，朝命顧養、戴、代爲經略，更飭沈維敬出赴倭營，促上謝表。倭遣使小西飛入朝，定封貢議。神宗命九卿科道，會議封貢事宜。御史楊紹程獨抗疏力爭，略云：

臣考之太祖時，屢卻倭貢，慮至深遠。永樂間，或一朝貢，漸不如約，自是稔窺內地，頻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烈，豈非封貢爲厲階耶？今關白謬爲恭謹，奉表請封之後，我能閉關拒絕乎？中國之憂，必自此始矣。且

關白弑主篡國，正天討之所必加。彼國之人，方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特劫於威而未敢動耳。我中國以禮義統馭百蠻，恐未見得而顧令此篡逆之輩，叨天朝之名號耶？爲今計，不若飭朝鮮練兵以守之，我兵撤還境上以待之。關白可計日而敗也。封貢事萬不宜行，務乞停議。

這疏上後，禮部郎中何喬遠、科道趙完璧、王德完、邊中立、徐觀瀾、顧龍、陳維芝、唐一鵬等，交章止封。還有劉遠都御史韓取善，亦奏稱倭情未定，請罷封貢。獨兵部尚書石星始終主款。經略顧養謙亦希承石星意旨，擬封關白平秀吉爲日本國王，藉引邊釁，嗣因廷議未決，養謙竟薦侍郎孫燦自代，託疾引歸。到是個大滑頭。倭使小西飛入關，廷臣多半漠視，惟石星優禮相待。視若王公。廷臣過元，石星過單，皆非外交之道。譯官與他議約，要求三事：一、勒令倭衆歸國，二、授封不必與貢，三、令宣示毋犯朝鮮。小西飛一一允從。三條約款，倭使悉允，明廷尙是上風，可惜後來變卦。乃命臨淮侯

李宗城充正使，都指揮楊方亨爲副，與沈維敬同往日本。宗城等奉命觀望，遷延不進。直至萬曆二十四年，方相偕抵釜山沈。敬託詞偵探，先行渡海，私奉秀吉蟒袍玉帶及地圖武經，又取壯馬三百，作爲餽禮。自娶倭人阿里馬女，居然在日本境內。宜室宜家，真是可惡。還有李宗城貪色好財，沿途索賄無厭，進次對馬島。島官儀智格外歡迎，夜飭美女二三人，更番納入行轅。宗城翻手作雲，覆手作雨，鎮日裏恣意歡娛，竟把所任職務，擱起不提。如此蕩奴，奈何竟作事使。儀智且屢招入宴，席間令妻室出見。宗城瞧着，貌可傾城，適有三分酒意，身不自持，竟去牽他衣袖，欲把他攙抱過來。看官試想，儀智妻係行長女，比不得營業賤妓，當即拂袖徑去。儀智也不覺怒意陡生，下令送客。得保首領，尙是萬幸。宗城跟跣趨出，有倭卒隨後追來，意圖行刺，急得宗城落荒亂跑，情急失道，辨不出東西南北，且因重膏失去，料難覆命。一時沒法，只好身入樹間，解帶自縊。偏是命不該絕，由隨卒覓到，將他救活，導奔慶州。副使楊方亨上章許奏，乃逮問宗城，即以方亨充正使，加沈維敬神機營銜充作副使。

方亨渡海授封，秀吉初頗禮待，拜跪受冊。嗣因朝鮮王只遣州判往賀，秀吉大怒，語維敬道：「我遵天朝約款，

還他二子三大臣三部八道，今乃令小官來賀，辱敝邦呢？辱大朝呢？我與朝鮮誓不兩立，請爲我還報天朝，速請大子處分朝鮮。一維敬慰諭百端，秀吉意終未釋，遂留兵釜山，不肯撤還，所進表文，詞多潦草，鈐用圖書，仍不用明朝正朔。方亨馳還，委罪維敬，并石星前後手書，奏請御覽。神宗怒，遣維敬兼及石星，用邢玠爲兵部尚書，總督劉遠授麻貴爲備倭大將軍，經理朝鮮，命僉都御史楊鎬出駐天津，嚴申警備。

於是和議決裂，倭行長清正等復入據南原、全州，進犯全羅、清尚各道，更逼王京。楊鎬率軍馳救，倭兵始退屯蔚山。蔚山雖不甚高峻，但緣山爲城，頗踞險要。鎬會同邢玠、麻貴各軍，協議進取，分兵三路，合攻蔚山。倭領寨出戰，明軍佯敗，誘他入伏，斬倭兵四百餘級，倭人大敗，奔據島山。島山在蔚山南，倭疊結三柵，堅壁固守。游擊陳寅身先士卒，冒險躍登，連破二柵，更攻第三柵，勢將垂拔。偏楊鎬鳴金收軍，寅不得不退。看官知道，楊鎬何故鳴金？據明史上載，鎬與李如梅爲故交，如梅也奉命赴軍，時尚未至。鎬欲留住三柵，令如梅奪寨建功，因此鳴金暫退。全是私意，如何行軍。等到如梅馳至，倭兵已經完守，圍攻十日，竟不能拔。忽報倭行長清正航海來援，鎬不及下令，竟策馬西奔。諸軍相繼潰敗，被倭兵從後追擊，殺死無數。游擊盧繼忠率兵三千人殿後，死得一個不留。及鎬奔還王京，反與邢玠、麻貴等詭詞報捷。參議主事丁應泰入問善後計策，鎬反自詡戰功，惱得應泰性起，盡將敗狀列入奏牘，飛報明廷。神宗乃罷鎬聽勘，遣天津巡撫萬世德繼鎬後任。邢玠復招募江南水兵，籌畫海運，爲持久計。旣而都督陳璘以粵兵至，劉綎以川兵至，鄧子龍以江浙兵至，水陸軍分爲四路，各置大將，中路統帶李如梅、東路統帶麻貴，南路統帶劉綎，水路統帶陳璘，四路並進，直撲倭營。適值遼陽寇警，李如松出塞戰歿，朝旨調如梅往援，乃命董一元代任。小子只有一支筆，不能並敘遼陽事，只好將朝鮮軍務直敘下去。劉綎出西路，擊毀倭艦百餘艘，偏被倭行長潛師襲後，竟致腹背受敵，倉卒退師。陳璘亦棄舟遁還。兩路已敗，麻貴至蔚山，頗有斬獲，倭人棄寨誘敵，貴不知是計，攻入寨中，見是空壘，慌忙退出。伏兵四起，旗幟蔽空，幸喜脚生得長，路走得快，纔能逃出重圍。一路又敗董一元進拔。

晉州長驅渡江，迭毀永春、昆陽二寨，并下泗州。老倭營游擊盧得功戰歿陣前。一元復移攻新寨，寨柵甚固，正在揮兵猛撲，不期營內火藥陡燃，火焰衝天，倭兵乘勢殺來，游擊郝三聘馬呈文先潰，一元禁遏不住，只得奔還晉州。四路賊時明廷方遣給事中徐觀瀾查勘東征軍務，聞四路喪敗，據實奏報，有旨斬郝馬兩人，徇軍，並一元等各帶罪留任，立功自贖。諸將因連戰皆敗，統不免垂頭喪氣，遷延數月，忽報平秀吉病死，行長清正夜遁。那時陳璘、麻貴、劉綎、董一元等，又鼓勇出追，麻貴入島山西浦，殺了幾十名殘倭。陳璘督水師邀擊釜山，縱火毀敵舟數十，殺死倭將石蔓子，生擒倭黨平秀政、平正成，惟前鋒孫子龍戰死。劉綎奪回曳橋砦，與陳璘水陸夾擊，斬獲無數。諸倭各無鬪志，統抱頭亂竄，奔入舟中，揚帆東去。自倭亂朝鮮七載，中國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迄無勝算。至平秀吉死，戰禍始息。小子有詩嘆道：

議封議勦兩無成，七載勞兵困戰爭。
假使豐臣天假祚，明師何日罷東征？

世嘗謂中國外交，向無善策。夫外交豈真無策者？誤在相庸將將，其所使之，得其人耳。日本平秀吉，雖若爲一世雄，然入犯朝鮮，騷擾八道，非真如少世之志在拓地，不奪朝鮮不止也。李如松計平壤，驍勝而驕，遂有碧蹄館之挫，是將之不得其人，也可知。楊鎬諱挾私忌功，更不足道矣。石星身爲尙書，一意主款，對於倭使小西飛，待遇如王公，未識外情，先喪國體。趙志舉張位諸閣臣，不聞有所建白，相臣如此，尙得謂有人。沈維敏以無賴子而銜皇命，李宗城以酒色徒而駕星輅，應鈞乏材，徒爲外邦騰。幸倭尙未進化，秀吉復病終，得令勒敵盡還，藩封無恙，東顧得以暫息。否則與清季中東之役，相去無幾矣。顧於此而嘆明代外交之無人。

第七十八回 虎將征蠻破巢誅逆 蠹魚食字決策建儲

卻說倭寇已退，諸軍告捷，明廷發帑金十萬兩犒師，敘功行賞，首陳璘，次劉綎，又次麻貴。陳劉各擢爲都督同知，麻貴升任右都督，邢玠晉封太子太保，子蔭一子。萬世德毫無戰功，至是亦同膺懋賞，此右副都御史并子世麟、董一元、楊鎬，俱復原職。惟沈維敬棄市，石星瘐死獄中，所俘平秀政、平正成等，解京磔死。傳首九邊，總算了事。其時泰寧衛酋炒花，屢寇遼東，互有殺傷。炒花爲巴速亥從弟，巴速亥被李成梁擊斃，其子巴土兒與炒花思復舊怨，數來侵邊，先後皆爲李成梁擊退。成梁去職，總兵董一元代任，巴土兒炒花等且糾合土默特部，大舉入犯。一元伏兵鎮武堡，令贏卒誘敵深入，奮起搏擊，大破敵衆。巴土兒身中流矢，負創而逃，未幾斃命。炒花情不甘休，且嗾使青海酋火落赤、永邵卜等相繼犯邊。幸甘肅參將達雲伏兵要害，潛扼敵背，殺得青海部衆，亡亡八九。當時稱爲戰功第一。雲陞總兵官，鎮守西陲，寇不敢犯。及李如松自東班師，言路交章，詆劾，說他和親辱國，悉留中不報。會遼東總兵董一元調赴朝鮮，神宗特任如松繼任，如松感激主知，率輕騎出塞，適值土默特部衆內犯，便迎頭痛勦，斬殺過當，乘勝進逼，勢將搗入巢穴。那番衆四面來援，竟把如松困住。如松孤掌難鳴，餉盡援絕，活活的戰死沙場。總是驕倭之咎。有旨令李如梅往代，如梅懲兄覆轍，不敢進戰，卒坐擁兵畏敵的罪名，被劾罷官。後來復起，李成梁鎮遼東，成梁素有威名，年已七十有六，蒞任後，仍與番人息戰互市，番人樂就羈縻，以此再鎮八年，遼左粗安。請子璘不違乃父。當朝鮮慶戰時，播州宣慰使楊應龍上書自効，願率五千人征倭。朝旨報可，應龍方率衆登程。曾因倭人議和，中途截留，乃快快而返。看官，你道這應龍果有心報主麼？他的祖宗叫作楊端會，在唐乾符年間，據有播州，稱臣中國。洪武初，其裔孫復遣使奉貢，太祖授爲宣慰使。傳至應龍，從征蠻夷，特功驍蹇，歷屆貴州巡撫、葉夢熊及巡按陳效迭奏

應龍凶惡諸罪。明廷以邊境多事，不暇查問。應龍益肆無忌，擁兵嗜殺，所居宅第，修飾龍鳳，擅用闕寺爲使令。小妻田雄鳳，妖媚專寵，與正室張氏不和。帷閣中屢有譖言，應龍竟誣稱張氏實姦，把他砍死，并殺妻母，屠妻家。妻叔張時照，上書告變。葉夢熊請發兵往討，朝議令川黔會剿。應龍赴重慶對簿，坐法當斬。他顯出二萬金贖罪。長官不允，乃請征倭自効。及中道罷兵，有旨特派都御史王繼光巡撫四川，嚴提勘結。應龍似魚脫網，怎肯復來。上鈎至官軍一再往捕，免不得糾衆抗拒，殺死官軍多名。王繼光遂決意主剿，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參將郭成等，三道進兵，越雲山關，至白石口。應龍佯稱願降，暗中恰招集苗兵，襲破軍營。都司王之翰，全隊皆覆。各路兵將，倉卒遁還。繼光遭此一挫，職位自然不固。當下奉旨奪官，改任諱繼恩爲四川巡撫，且調兵部侍郎邢玠總督貴州。玠檄重慶太守王士琦，前往宣諭，令應龍束身歸罪。應龍因服郊迎，委罪部下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一體縛獻，并願輸款四萬金。先出次子可棟爲質，金到回贖。士琦乃還黃元等梟首市曹。可棟羈留重慶，事不湊巧，竟生起病來，臥床數日，遂至畢命。應龍不勝痛憤，領取尸棺，索性將四萬認款，盡行抵賴。一子值四萬金，似乎太貴。士琦催繳贖款，應龍覆語道：「我子尚得復活否？若我子復活，當如數輸金。」嗣是糾合諸苗，據險自守，焚劫草塘餘慶二司，及興隆都勻諸衛，進圍黃平重安。戕官吏，戮軍民，姦淫擄掠，無所不爲。適貴州巡撫一缺，改任江東之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率部兵三千往勦。應龍到了飛練堡，應龍子朝棟及弟兆龍等率衆來爭戰，不數合，紛紛倒退。國柱等追至一邦國，陷入絕地，被朝棟兆龍等兩翼包抄，左右猛擊，三千人不值一掃，霎時間殺得精光。國柱廷棟等統行戰歿。江東之被誣奪職，代以郭子章。又特簡前四川巡按李化龍爲兵部侍郎，總督川湖貴州三省軍務。檄東征諸將劉綎麻貴陳璘董一元悉赴軍前。

應龍聞大兵將至，先糾衆八萬入犯綦江。綦江城中守兵不滿三千，那裏敵得住叛衆？應龍督衆圍攻，遠城數匝，偏豎雲梯，南仆北登，西墜東上，參將房嘉寵自殺妻孥，與游擊張良賢捨命防堵，終因衆寡不敵，巷戰身亡。應龍

劫庫犒師，屠城示威，投屍蔽江而下，流水盡赤。既而退屯三溪，更結九股生苗，及黑脚苗等，倚爲臂助。李化龍馳至重慶，偵得應龍五道並出，已攻破龍泉司，乃大集諸路兵馬，登壇誓師，分八路而進。其計川師四路，總兵劉綎由茶江入，馬孔英由南川入，吳廣由合江入，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寧入。黔師三路，總兵董元鎮出發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出發沙溪。總兵李應祥出發興隆，楚師一路，分作兩翼，由總兵陳璘統轄，陳良珌爲副。璘偏橋進攻，良珌由龍泉進攻，每路兵約三萬，十成之三爲官兵，十成之七爲土司。化龍目將中軍，分頭策應。又檄貴州巡撫郭子章屯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移節沅州，扼守要隘，防賊四逸。部署既定，劉綎師出基江，進攻三峽。三峽皆峻嶒茂箐，夙稱奇險，賊首程煥等踞險自固，被劉綎手執大刀，斬關直入，依次破滅。應龍素聞劉綎威名，囑子朝棟簡選苗兵，從間道出擊，巧與綎軍相遇，綎怒馬躍出，首先陷陣，一柄亮晃晃的大刀，盤旋飛舞，苗兵不是被砍，就是被傷。大衆抵擋不住，相顧驚走。道：「劉大刀到了！劉大刀到了！」朝棟尚不知利害，執戈來戰，由劉綎大叱一聲，已嚇得脚忙手亂。說時，那時快，刀起戈迎，害的一聲火光亂迸，朝棟手中的戈頭，已被斫缺，慌忙擲去了。戈亦手逃命，絕大殺一陣，苗衆多斃，乘勝拔桑木關，烏江關，河渡關，奪天邦諸關，殺入婁山關，駐軍白石。應龍情急萬分，沙率諸苗死戰，潛令悍將楊珠抄出後山，襲綎背後。都司王芬戰死，綎大呼突陣，擊退應龍，另遣游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殺退楊珠，追奔至養馬城。巧值馬孔英自南州殺到，曹希彬自水寧攻入，會師並進，大破海雲關，直逼海龍關。海龍關爲賊巢穴，高可矗天，飛鳥騰猿，不能踰越。三道雄師，壓圍爲營，急攻未下。手已而破，雲破青蛇圍，安疆臣奪落濠關，吳廣從崖門闖入，營水牛塘，連戰敗敵，截住賊巢樵汲諸路。於是應龍大驚，與朝棟相抱大哭，一面上關死守，一面遣使詐降。總督李化龍，斬使焚書，飭諸道兵速集關下，限旦破巢當平八路之賊。一時並至，築起長圍，更番迭攻。敵得無聲有光，會化龍聞父喪，疏乞守制，詔令墨經從事。化龍欲陷草廠，督戰益急。授計馬孔英，令從圍後併力攻入。應龍所恃，以楊珠爲最，殊恃勇出戰，爲砲擊斃。賊衆益懼，棄寨，奔散。數日，不